

梨山仙境逍遙遊

· 林俊德 ·

愉悅地從梨山賓館走出來，一日已入暮，賓館正俯視西沉的夕陽，餘暉澎湃。附近的蟬聲，發出鳴唱著不絕於耳的嘹亮與激昂，從早到晚地此遞此迭，遞跌在山與山之間，進而使得千葉萬葉也浮動起來。一天是被蟬聲喚醒的，也是被蟬聲送走的。蟬聲是一場告白，告白在風景優美的梨山，告白梨山已接近夏季。

我滿足走向小街，和風開始放蕩了，它不停地揮掃，掃去白晝的殘餘。屋簷下正展出水蜜桃的鮮和了，它每年誘惑我來訪此地。是的，在去年離去時許下再訪此地的心願，來拾幾片跌落在深谷的紅葉，以及眺望從遠山飄舞而下的迷人雪色，或是走進細雨淋濕的蒼苔路，總之，我說過我肯定還要再來的。

我一個人走上山崗，在陣雨之後，足跡留在路邊的林木上。這座山崗有許多時間在雲霧裡，予厚的雲霧更為嫵媚，雲霧漫過一個個發亮的山谷。我想雲霧是位老隱士，隱居了千年萬年，握也在猜度它的來處與去處，

然而怎知得它的來與去？

清涼在四下裡流動，這才知人已在二千公尺以上的梨山境內，而一千公尺以上在垂直中堆砌起來，可形成了一個拔起的山崗。有理由相信山崗，把平原遠遠地拋開，牽住一峯又一峯的峻峭，環繞成坦坦似的錦亘和一層又一層的嚴肅。

山的本身就製造了隔絕，再由隔絕醒育寧靜與梨山風景的優美與迷人。記憶依舊猶新，去年初到的晚上，月色皎潔明亮，滿山滿谷靜止著銀白，彷彿插遍百合花的景象。那晚在夜下飲酒，一杯杯滿溢著山影與林影的浮沉，興奮著此夕何夕？此夕當然是此夕，只是此夕把自己高懸起來，此夕的心中不懷塵念。以後，我有許多夜晚在偷摘窗前的月色和踏破草上的寧靜，也踏碎惺忪的星者，踏落屬色中的露珠。

一枚枚日子走過去，我也走著流銷與嬗遞的日子。一年接著一年，在清晨、午間，或是深夜，輕快的腳步走在梨山縱橫的林蔭小徑，走過陡升

或下落的石級，走向初明的燈光小街。小街的燈光，在昏暗中與閃爍的螢火蟲混合，螢火蟲點燃在散向四周的林中。哪天，如果您漫遊於梨山，請用心與它緊緊地融合，肯定將體會此地是多麼的可愛、可貴與可親，尤其蘊藏著大自然恩賜生命的強韌，盎然無窮的生機，絕對令人抑不住激動。

平日，我總愛用自然的人，領受梨山帶來的陣陣心靈洗滌與慈祥的撫慰，並感受到生命流淌時最深層的意義。是的！我們不用言語，只用純淨的心，就完全能群覽梨山豐碩的真善美。而在時空的交替中，梨山絕對是自然的，它是努力且無怨無悔地讓我們明瞭和大自然間互動的重要關聯。而且，自遠古迄今，感受很豐富的生命與更迭，在無窮的歲月嬗遞間，肯定蘊藏了無窮的資源，也醞釀著無數的生命傳承及世代繁衍，進而提供大自然生態平衡的機制與保持大地風貌的生息。

真的，接近山嵐林海景色最優美，人聲此樂何求？每年跋涉梨山肯定不怕路遙，望著綿羊般聚攏山頭的臺中市梨山，處處美麗的觀光與旅遊景點，個人內心體會白雲深處是喜愛大自然之人的家呀！

今日的梨山，以春之花海，夏之

蔬果、福壽長春茶，秋之楓紅，冬之瑞雪，提供國、內外高品質的知性與貼心的服務，讓古時盛唐詩人王維的描述偶入武陵桃園的夢境與驚艷的心情，真實地呈現。

尤其梨山茶樹結合山川靈氣與大地精華，具有先天豐饒、富庶的優渥天然條件，茶葉葉面肥厚柔軟且富有彈性，其顏色翠綠、香氣馥郁，強健的茶樹與疊翠的山巒，陣陣茶香醇郁撲鼻，肯定交織為真善美的茶園。產茶季節到來，則有絡繹不絕的賞茶客，都會中的喧鬧與十丈紅塵，被涼爽的氣息一一取代。

破曉時分，紅馥馥的晨光從地平線下湧現上來，東邊沒有一片雲，晨光把整個天壁全染紅了，是極清澈純淨的紅光，使大地遍留著它的影子。

那份興奮正因為我完全接進了梨山的溫馨！

腳步穿越著綠色，也淺也深的綠色，淺與綠一層層疊積，疊積到一個個峰巒接天空。黎明前的梨山，粼粼的湖光完全撕裂了山的嚴肅，活潑的微風一波波溫暖在此的旅人。

我以心靈擁抱著梨山的澄澈與可親！

我站在梨山的高崗上，四周的山峰屹立並代表著它的永恆。我眼前的

森林，展現海洋的姿態，從一個個的谷底爬到一個個高峰的尖端，森林的版圖也肯定無法分割，由一個整體溶成的壯潤和豪邁。一片森林，沉澱著數十年、數百年，甚至數千年的歲月，它使我茫然時間與空間的觀念，我也想到一株千年老松或紅檜，在挺然蒼窮之下，絕非為了計算歲月，證實本身的屹立是一種說法，更在不知不覺中護育後代的茁壯。

我走向更深的山，更遠的林，我走進了老松林，地上全是厚厚的松針。就在靜寂中，松子在身旁跌落，一枚松子可以窺見未來的森林。老松林響著濤聲，或許正說著森林的故事，一座座森林應有的故事。

走出老松林，附近有翡翠般透明的湖水。我的凝視正是一次喚回，去年曾有歡躍與輕快的歌聲在湖水邊流動，其實湖水本身就是無聲的一片歌，歌唱著一月月、一季季、一年年，它讓太陽從上面過去、又過去。而每天過去的夕陽，懸出一團艷紅，慢慢地沉入湖底。大自然的雲來霧去，如同吊橋上的雲，柔軟地長年盪在湖上，似乎很像兩條手臂挽住兩座永無往還的山峰，如果真是橋，惟飛仙可渡，但是我渡了，一種宛如其來的聯想，渡過湖上、走過了對峯的山上，我

相信天空就在山上。或許在深邃的古老林木中，真住著一位潛修的老者，那麼就請他說說——說什麼呢？暗色生湖上，星老沉水底。

想起一年前全家人來此，第二天到遊客最多的一「烟聲瀑布」前歡躍、嬉笑。望著壯闊且狂怒的垂掛瀑布，由懸崖上一道又一道傾斜而下，河水猛濺而下的咆哮與足長的白綾線，它一端繫住齊天的蒼翠，再衝破蒼翠，又急速地向左右湧散，湧散後又聚集，就如此地忽聚忽散，我可以感覺風聲的猛動與寒意，耳聽響雷般的滾壓，山谷震盪著迴響，水濺著烟霧濛濛，烟霧也因之溯著水流升騰在升騰，兩者的一升一落，夾帶著造物者的恩賜而來，或是遠接了天上的銀河。

一家人坐在一處溪邊的石上，溪邊群集無以數計與大小不一的岩石，大的高過一個人頭，小的仿如一顆顆足球，在兩河岸邊分布，有豎立、蹲伏、酣睡，每一塊岩石被時間磨得光滑灰白，像是衝下山來汲飲的羊群。

潤水非常急性子，從亂石間竄升和激盪，是有心擊碎平靜，還是憤怒於平靜之被擊碎？在潤水裡似乎寫著一些過去的痕跡，千百年的過去，這地方可能是莽原，可能是成群的動物在奔馳，可能曾是山雀與野雉的浴場

，也可能曾被衆樹聚居和群星夜遊。

細細碎碎的雨下著，進行著一次刷洗，洗刷著六度空間，包括一帶從頭頂過去的狹長天空，天空的雲朵低壓，正是白雲旅行的時候，白雲走出山林來到澗上，天上的雲濕淫淫地垂掛，並牽住降落的雨水，然後又牽到澗上，在視野裡形成稠密的連接，連接著迷迷濛濛，迷濛中生煙色，我落其間了，和更多我們。

我們流落在這片雲水之間，也流走了心中的沉澱。我願摘一把溪澗之水洗滌身上的荒蕪，聽歡唱與嬉戲聲盤旋在雲裡雨裡，一片煙雨濛濛也是悠悠的騰揚，肯定也是豐碩的收穫。

在已復原的梨山賓館前空地遠眺，合歡、能高、南湖諸山歷歷在目。清脆深鬱，有的終年積雪，幕雲朝旭，大自然亘古無窮的千變萬化，內心不能不感嘆造化的神奇與瑰麗。

眺望著霧靄中的層層山脈，和白雲樹海變化的迷人、美麗之景色，感覺梨山才是本性盡情流露的旅遊、觀光的地方。每年來此，迷戀著旭日放射出萬道柔和光彩不停照耀的座座青山與綠木，大自然翠濃的屏風令人尋味無窮。尤其對著山岫的雲霧與青山綠水，頓覺十萬紅塵早已化為蒼翠淨透的空氣，沁人心扉。我更加瞭解生

命，我們人類一再探討生命的真諦，純粹再於自然的生與萎，人生力求美好、喜悅、滿足、快樂，才是最重要的，為何不反璞歸真，進而追求人生的真善美呢？

向人們表達出天地安詳亘古地矗立著，梨山的每座山起伏的型態不一，且古林崢嶸，尤以山的外表肅穆而沉穩，彷彿坐定得道的神仙，慈祥、有耐心地用緘默的修為，再轉述人生的至理與真諦。望著含笑的青色山脈與附近緊黏著的座座遠山，不時頓覺老之將矣，進而胸中充滿了喜悅與溫馨的情懷。

是的，永恆與純淨的風、雲、霧、石、山、水、樹，皆屬大自然，絕不被冠以目的，肯定扣人心弦，哪怕平凡不乏可取，呈現在國內、外所有人的梨山之碧崖與翠谷，更令人抑遏不住，激賞其異稟。

今夜的星光繁密，耳朵裡充滿著歡笑聲音，山根前的月夜有著奇幻且迷人的美，月從東方起，暈輪搖盪在水面上，一片散碎的橘黃顏色，暈輪彎彎的，弧裡戴著弧，越湧越闊，越翻也越亮，它射透了山缺間卷積的雲朵，把一道道壘疊的雲影也映進附近的小河心。

像隻黯黯紅盤的月亮終於凌波了

，小河心的波浪、月亮和遠處亂抖的光帶，全搖盪在旅人的心上。悠樣的和風裡有溫馨的、細細的朦朧蜜語，是光的蜜語，葉的蜜語，在旅人的心靈深處不停汨汨地流動著。

是的，上年已是上年，但歡樂、喜悅與滿足感還在這裡，接近夏至的六月也還在這裡。而那些山峰？森林？淙淙的流水聲？以及將永遠留在梨山這裡，至少在所有後人的觀念裡的永遠，肯定應是如此。

明天，或許我還會走一次林間的小徑，在小徑上拾一枚黎明、然後再走向附近的山崗。

明天我還會再來？如何回答，也無法回答。



梨山雲海美景。（摘自臺中市觀光局）